

本报记者于力、高爽

从马锡五到滕启刚，司法为民的情怀从未改变

1943年，毛主席为陕甘宁边区“红色法官”马锡五题词“一刻也离不开群众”；2021年冬天，被誉为“‘马锡五’式的法官”的滕启刚，名字像一股暖流温暖着辽沈大地的百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代在不断变化，人民法官司法为民的情怀、公平正义的理念却从未改变。

“家住在陕北黄河边，黄河边走来了马专员，走来了马专员，问寒问暖拉家常，马专员和咱们分不开，和咱们分不开。”这是电视剧《苍天》主题曲里的歌词，马专员就是延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他经常携案卷下乡、深入群众、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实行审判和调解相结合，坚持法律原则，忠于事实真相，执法公正严格，被群众亲切称为“马青天”，他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各解放区人民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

滕启刚是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2021年6月4日不幸患病去世。他扎根基层30年，与这里的百姓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滕氏调解法”让百姓心服口服，这里的群众嘴边常说的一句话是“还得咱们滕法官”。滕启刚的事迹经本报刊发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天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就超过150万，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全文转发，辽沈地区的媒体也在重要版面转发。很多网友纷纷留言点赞：“人民呼唤马锡五式的法官”“司法为民代代相传”“滕启刚是一棵扎根人民的常青树，高、直”……

马锡五和滕启刚身处两个时代，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形势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心中装着百姓，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体现人民性。

马锡五审过很多案件，其中最著名的是后来改编成评剧《刘巧儿》的陇东“封捧儿与张柏儿婚姻上诉案”。马锡五亲自审理这起“一女三嫁”案件。他亲赴村里深入调查了解，询问当地群众对这件事的看法，了解到群众对此前的判决不满，弄清全部真相后，马锡五在当地乡公所进行群众性的公开

审理，邀请乡亲们参加案件审理，让大家发表意见，最后摸清群众意见后进行了最终判决。

这起案件的审理，不仅使一对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心愿得偿，也使群众在参与案件审理充分表达意见的同时，受到了教育。

滕启刚在担任派出法庭千山法庭庭长期间，经常深入农村，坐到村民家的炕头上，用谈心谈话的方式开展诉讼调解工作，耐心细致地反复开展法律普及和讲解，让百姓感受到他的真诚和耐心，同时折服于他精湛的法律实践知识。在法律文书送达中，作为庭长，他从来都是亲力亲为，确保当事人及时收到法律文书；当事人有疑惑，他就现场解答清楚。为方便群众诉讼，他制定了多本业务手册，使诉讼实践手续简便。

滕启刚的亲民司法还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大年三十，风雪交加的晚上，当大家都在温暖的家中喜迎春节的时刻，他担心法庭屋内水管被冻裂影响节后百姓提交诉求，就冒雪到法庭烧锅炉，顶着寒风在煤堆前一遍又一遍往锅炉里添加煤块。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滕启刚写判决书，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戴着老花镜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因为他写的判决书不仅讲法理，还讲情理，讲社会的理解。

当地公安部门与法院打交道的民警说：“一般情况下，法院的判决书我们拿回后只看一下结论，别的都不看了，他写的判决书我们要仔细从头看到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感觉合情合理心服口服，尤其判决书里体现出对百姓的感情。”

滕启刚曾多次说：“百姓的恳切诉求和期待，就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初心动力，百姓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就是我继续努力的深厚底气。”

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滕氏调解法”，二者名称不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未变。传承马锡五司法精神的滕启刚虽然走了，但他为民法的情怀却永远留在了千山这片土地，留在了年轻一代法官的心中。

曾经受滕启刚影响放弃律师职业、立志成为一名滕启刚式法官的赵恒起，如今已经成为千山法庭的副庭长，他的办公室挂有群众送来的多面锦旗。

赵恒起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初见滕庭长犹如昨天发生的事那样清晰，滕庭长的离去，没有使我失去追赶的目标，而是更使我坚定了初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好法官。”

今年大学毕业考入鞍山中级人民法院的张获说：“滕启刚的事迹给我上了生动难忘的入职第一课，尤其是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动了，让我懂得了今后如何做好一个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法官。”

飞上火星的“蓝蝴蝶”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喻菲、王晨曦)当火星、太阳与地球的位置不再呈一条直线，结束了日凌对地火通信的影响，与地球失联约一个月的中国首辆火星车“祝融”从4亿公里之外发回了状态正常的信号。此时北京已是深秋，乌托邦平原依然是盛夏。

太阳系第四颗行星午后的阳光好似地球上的黄昏，“祝融”在寂寞空旷、人迹未至的星球上昂着头，浑身金灿灿的，展开四片蓝色的翅膀，它的设计者说它像地球上的蓝色闪蝶。

爱探险的“男孩子”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车遥操作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金晟毅说，日凌期间的“祝融”就如同孩子去过夏令营，“我们牵挂着它，但很放心，因为设计它时已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到了”。

五院火星车总体主任设计师陈百超说，一般的航天器如果这么长时间不对其进行地面控制，会很难维持正常状态，但是“祝融”有专门应对日凌及过冬的自主运行系统。

他说，五月登陆乌托邦平原的“祝融”已经行驶了1000多米，已经过的路途较平坦，有些小石块和沙丘。它将向南方行进，大约10公里以外有科学家感兴趣的泥火山。但这将是一段漫长的坎坷征途，或许需要两三年，途经大型沟壑。

在“祝融”之前已有五辆美国漫游车登陆火星，“祝融”虽是后来者，却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一面，它是人类首辆主动悬架火星车。

这个创意来自有地面车辆工程专业背景的陈百超。“火星地形复杂，既有松软的沙地，又遍布石块，我们担心火星车在沙地发生沉陷。主动悬架可以让车子像爬虫蠕动迅速脱困。”

“祝融”仅用三个多月就跑了1000多米，比登月两年多的“玉兔二号”快得多。陈百超说：“‘祝融’能力更强，可靠性更高，记忆力好，冷热都不怕，因而敢于跑得更快更远。”

在五院天问一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的眼中，“祝融”是个喜欢探险的“男孩子”。它非常勤奋，只争朝夕，希望在火星冬季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取得更多探测成果。

火星与地球之间距离遥远，“祝融”与地面单程通信时间约20分钟，因此设计师赋予“祝融”自主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它成为移动智能体。它每天只与地球通话一两次，可以自主规划路径、避障，可根据环境变化，自己决定何时休眠、唤醒。

设计师们曾在河北丰宁小坝子乡的一片河谷地为火星车开展野外试验，测试了它规划路径、自拍、根据太阳计算时间等性能。

“‘祝融’与环绕器之间的通信要在环绕器飞越上空时开启，所以时间对于‘祝融’很重要。如果有空间粒子造成车上计算机故障，‘祝融’会发生时间混乱。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算法，‘祝融’可根据阳光的轨迹粗略推算时间，很像野外生存。”贾阳说。

跨越地球两端的百年归航



米格尔在检查飞机。

新华社记者王晖摄

几万里外的东方大国保持着好奇。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已经是民航飞行员的他飞到中国天津应聘机长。一到中国，他就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舒适，他决定“留下”。

“回到中国是我人生最好的决定。”米格尔说，飞行员的职位晋升速度取决于航空公司的发展速度。在中国，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提升，百姓对飞行的需求一直在增长，新的航线、新的机场、新的跑道正在各个城市落成，自主研发的民用飞机也取得新的进展……中国民航不断释放的发展空间让米格尔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来到中国的外籍员工都感受到了这些发展，我们选择在这里继续前进，不断进步。”刚来中国不久，米格尔就把妻子和儿女也接

时间看到火星上的图像还是非常激动的。”金晟毅说。

中国印记

“祝融”在火星铁锈色的沙土上留下了中国足印。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印记，两道车辙中每隔一段都有个“中”字。

这是中国航天人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在火星沙地上表达对宇宙的浪漫。

在“祝融”两个后轮加上“中”字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技术需求，主要目的是测量车的滑移率。车轮周长1米，如果前后两个“中”字之间的距离是1米，就表明车正常行驶；如果两个字距离明显缩短，就说明车在打滑，可能发生沉陷。”贾阳说。

“设计火星车时，我们开展了多轮头脑风暴，借鉴各种设计思路的有益之处，不但要设计一辆能够在火星表面正常工作、功能强大的火星车，而且要设计出一辆代表中国航天水平的漂亮的火星车。”贾阳说。

在火星车完成后，设计师们想用中国文化元素把火星车打扮得更漂亮。艺术家苏大宝将书法、篆刻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创作了九叠篆“火”字，图案中可以看出“中国、火星”四个字。在发射前，这个精心制作的图案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到以火神命名的火星车头上。

喜爱仰望星空的贾阳也想象了“祝融”在火星上能看到的天象奇观。“‘祝融’为人类增加了观察太阳系的火星视角，加深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让我们继续思考那古老的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过来定居天津，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生活让米格尔一家感到安心。

作为机长，米格尔驾驶飞机徜徉在世界各国之间。不知何时开始，米格尔一家说起往返墨西哥和中国时，使用的词语变成了“去墨西哥、回中国”。

2020年疫情暴发后，米格尔一家被“困”在墨西哥，他总是关注着两国的动态，盼望着早点“回家”。2021年夏天，米格尔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天津。

虽然疫情还没有过去，国际航线大幅减少，但他依然可以驾驶飞机航行在国内各大城市之间，依然可以在继续自己热爱事业的同时保持稳定收入，这让他对“祖先故国”有了更深切的爱。

更让米格尔高兴的是，他的一双儿女在中国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里成长。

或许是中国基因的缘故，米格尔的女儿长相酷似东方人，且中文流利，走在街上常被误认为是本地人。她说，爸爸工作原因，他们过去经常搬来搬去，只有中国让她有家的感觉。

通过在中国的学习，米格尔的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现在他们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就读，关于未来，他们都表示愿意回到中国工作、生活。

“一百年前，我的曾祖父离开中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一百年后，我来到中国寻找更好的生活。他没有赶上中国的发展，他的后辈却见证了今天的一切。”米格尔说，随着子女的成长和他的再次归来，他们家族跨越地球两端的百年故事也将进入新的篇章。

爱情美好，中老“姻缘”一路牵

家看看孩子呢。儿子11月满三岁，女儿9月底半岁，和孩子妈都在四川老家。因为疫情防控及工期原因，女儿出生到现在我也没回过家。眼看铁路马上要通车了，就想坐着火车回家，去看看只在手机上见过面的女儿。”

中老铁路2016年12月25日全线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号召，大批中国青年才俊远离家乡，来到老挝投身铁路建设。工作期间，他们也书写了许多浪漫故事。

2020年2月，蒋聪调入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中老铁路项目部。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难题，蒋聪在老挝社交平台发送了一则“老挝语言翻译”招聘信息。当时还在老挝国立大学读书的老挝姑娘库万一直在学校里自学中文，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王茹”。得知蒋聪是来自中国的中老铁路建设者时，库万十分激动，既感激又敬佩。蒋聪也被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吸引，但因为疫情，刚萌生爱意的两人进行了一场长达7个月、相隔100多公里的异地恋。

刚开始，库万的父母觉得老挝与中国相隔太远，远嫁异国他乡后就很难相见，反对他俩恋爱。库万对父母说：“蒋聪参建的这条铁路通车后，3个小时就可以从老中边境到万象，异国互通根本不是难事！”

一番言谈，一条铁路，打消了库万父母的顾虑。他们不仅一改反对姿态，而且主动学起了中文。

2020年9月，蒋聪和库万登记结婚。如今，他俩有了可爱的宝宝。库万的父母就盼着老中铁路早日通车，“能陪着女儿女婿去中国逛逛，以后交通这么方便，也不愁见不到女儿和外孙了。”

佳音频传，佳话良多。有老挝姑娘到中国成了中国媳妇，也有中国建设者留在老挝成了老挝女婿。

中铁五局的袁志祥来自湖南，2017年大学毕业后就到中老铁路老挝段北端大山里的中铁五局纳堆拌和站当技术员，而后和老挝姑娘阿芬相识相恋。

袁志祥细心照顾阿芬，阿芬用“他对我

好，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爱情”说服父母。当谈到最让自己感动的一件事时，阿芬说：“2018年，我被他邀请去参加项目部的中秋晚会。他突然拿起话筒大声唱了一首《征服》，当着好多人的面对我大声说‘阿芬，我爱你’，我当时就哭了！”

2019年，两人的第一个女儿在中国云南省勐腊县出生。袁志祥高兴地发了个朋友圈，并给女儿取名“袁思谊”，希望女儿记住中老友谊。

在所属项目部完成中老铁路建设任务后，袁志祥留在了老挝。“因为疫情，现在出入境不便，我刚好和家人在老挝多住一段时间，多了解这个国家。”他对记者说：“等火车通了，我想会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

就在一周前，袁志祥和阿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

记者在电话里问他：“这个孩子准备叫什么名字呢？”

袁志祥喜不自禁：“就叫袁思安吧，希望疫情早点过去，中老国泰民安。”